

韓詩外傳

附補逸
校注拾遺

一



三
韓
詩
外
傳
附
補
逸
校
注
拾
遺
（一）
韓
嬰
著
周
廷
來
校
注

Σ12
1

韓
詩
外

傳

附補逸
校注拾遺

—

韓

周
廷
家

校
注
卷

中
華
書
局

又(2)

1

韓

詩

外

傳

附補逸
校注拾遺

二

周韓

廷寧校

中華書局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邱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尙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其先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舍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藝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閒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

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適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齊轅固二詩竝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適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簡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饒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校刻韓詩外傳序

內閣中書舍人 趙懷玉 譔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僅有內外傳。內傳益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鈔本。惟虞山毛氏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既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竝列焉。蕪學罣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治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增益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閒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尙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至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詁。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睫而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

漢儒說經之書。自學官所立而外。其孤行於世而至今完具者。惟董子之春秋蕃露。韓太傅之詩外傳而已。蕃露本公羊家言。推究陰陽五行之變。尤長於災異。其術閎眇。其指或微奧而未易窺。而外傳則專據人事。傳以詩辭。明失得之儀。監以經義求之。似不如蕃露之深。要之質而不迂。近而可守。故循習者貴焉。韓傳故有詩故及內傳。凡數萬言。今皆遺軼。而外傳獨傳。班孟堅志藝文。止外傳六卷。今乃仍唐志爲十卷。則其書非復漢時之舊矣。又韓與毛異文。據經典釋文。紀載殆幾百數。後觀詩攷。所引著在外傳者。亦不下四十餘事。第版刻流傳。妄疑其誤。展轉改易。竝從毛詩。自餘如蔽芾甘棠。恂直且侯。可以療飢。有母之尸雍。薶葦淠淠。靜恭爾位。延于條枚。我居御卒。荒之屬。蓋勵有存者。則其書亦非復唐宋之舊矣。同郡周生廷桀。與其兄子宗栻。業詩受經於余。積有年歲。於古今義疏。略皆單心。又因緣觀記。及於外傳。爲之校注。屬以茂才異等。貢在京師。旋丁外憂。未與廷試。蒿廬讀禮之暇。整理篋笥。卒業是書。援引出入。取裁精審。觀其采孔叢以證阿谷交辭之虛。據說苑以通僕夫死長之義。率能裨補闕漏。不阿作者。至如繭絲卵雛。則竝剖析其所以與董子異同者。而兩家論性之醇疵較然。信韓傳之功臣也。桀也。勉旃。由是商略羣經。解釋疑滯。將以達古今之詰。而息紛紜之說也。不難矣。桀也。勉旃。

乾隆五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大淵獻。月屆橘且。日臨丙午。歙東六十七叟胡廣善心泉撰敘。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亡也。漢志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增益也。其得流傳至今者。豈非以文辭瞻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旣取數本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真也。又諸書所引。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閱者咸稱快焉。余亟慙惠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弨序於龍城書院

本傳

見漢書
儒林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日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本趙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逖迪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厯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藝

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淩與洊。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萑。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國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臧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於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以就正於有道焉。

韓詩外傳十卷本向以虞山毛氏爲最然其書訛脫甚多并韓詩異文悉改從毛古義古音大懼迷晦乾隆中武進趙氏懷玉有校本新安周氏廷案有注本二書之出先後一年兩不相見故所校各有同異遂各有得失周氏以大戴記呂覽列女傳說苑新序等書校本文閒用己意疏之趙氏復刺選注初學記御覽援引本文各條補其闕略正其訛謬僕塵掃葉之功誠有過於周氏然如顧氏千里據元槧本辨改白爲伯之失則徑改舊本亦不能無流弊也茲以周氏本爲主采趙氏校語臚列於下字句之異同考證之詳略均兩載之不加論斷在學者善讀之而已至所據各書字句亦多不合蓋周據者多舊本趙據者多國朝名人校定本大槩如是無滋疑也雕刻既竟爲識其緣起如此光緒乙亥秋季盱眙吳棠識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嬰著 本補

新安周廷築校注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宋案矯字疑誤。當爲匿。矯猶簪之。矯。毛本通津草堂本。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列女傳以爲申人。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列女傳守死不往。當從傳作必。疑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此道字。傳作禮。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趙校語。列女辭通傳下婦人俱。抽觴以三百六字。從毛本補。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列女傳作譚。譚。顧乞一飲。以表我心。表傳。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汜傳。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婢子列女傳同。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免然而

棄之。然字促流而挹之。促傳作從。趙本作從。校語。舊作促。案上文云迎是。然字。傳作滿。坐置。

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

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傳云。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

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此下傳有過賢則實四字。趙

校語。抽絺絺綌。趙本作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

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傳云。願注。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趙云。行客之人。嗟然。永久。

百十九。列女傳。同。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去傳。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傳守。

嗟然。永久。列女傳。同。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去傳。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傳守。

情而後知。禮廿四字。趙校語。列女傳。作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趙校語。

改。今從詩。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遊。過乎。是

之。所爲也。趙校語。同。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趙校語。說苑雜言篇。作有智者壽。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

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說苑雜言篇。家語。五儀解。並作佚勞過度。趙校。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

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家語。二作忿怒不。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

非命者。自取之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趙校語。文子符言篇。載老子之言。略同。

傳曰。見荀子。天論篇。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此下荀子有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八字。在人者莫明乎禮

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所照作光水火不積則光炎趙校語不博光炎作輝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

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以下亦見強國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降字當從荀子為隆重法愛民而

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幽險二字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君子有辯善之度荀子修身篇辯趙校語荀子修身篇辯趙校語荀子修身篇辯

別善之法以治氣養性性當從荀子作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荀

利以處窮信禮者也荀云禮凡用心之術氣志意知慮由禮則理達荀作不由禮則悖亂悖荀飲食衣服

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荀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不由禮則墮陷生疾趙校語同容貌態度進退

移步荀作趨行趙本趨字誤移步由禮則夷荀云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趙校語同辟達庸衆則野

字趙本補正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國政無禮則不行趙本作故

今依荀子補正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國政無禮則不行趙本作故

不生校語舊本故字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國政無禮則不行趙本作故

王字屬下句今案行字荀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國政無禮則不行趙本作故

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

儀不死何為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說苑立節脫此九字趙校語柳下惠不

戰之此所謂成其信也說苑立節篇作尾生此泥殺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

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

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世上說苑有後與日月並而息。說苑息上有不字。此脫。趙本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說苑補上趙據由其理。說苑云由其尊貴及己而仕也。仕說苑作士。士上下又也。仕與士古亦通用。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趙本有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則上下語意殊不完。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

卷也。此之謂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新序節士作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新序作樑。而無作以爲。疑此誤。當從爲樞。莊子寓書。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趙本作軒車。校語本無操字。餘同。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新序云冠桑葉冠。杖藜杖。趙校語皆作藜。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振新序。納履則踴決。履新序作華冠。以鞶皮爲冠也。黎莊子新序皆作藜。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

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友新序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趙校語莊子新序。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序無徐步拖屣二字。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淪新序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

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趙校語同。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備乎道術。必有由也。語五儀解並作率。雖不能盡乎美著。語則曰。備百善之美。

能盡善盡美善校語善本謂作著案大戴哀公問五義作雖不
 並盡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行既已尊之語重作由家
 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行既已尊之語重作由家
 不可易也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傳曰君子潔其
 身潔荀子不苟篇而兩者合焉善其音荀作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子知音
 智本或作和趙校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瞬瞬儼儼容人之混汚然
 語知本或作和趙校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瞬瞬儼儼容人之混汚然
 容荀作受混汚作據城者說楊涼注漁漁明察之貌據城昏也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城據者說楊涼注漁漁明察之貌據城昏也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荆伐陳陳西門壞節作燭因其降民使修館趙本作之孔子過而不式說苑作子貢趙校語同執轡而問
 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
 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不廉亦疑有誤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
 愠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迹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
 理而無愛名名與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禍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
 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
 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語本亦作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明
 下說苑雜
 實有形容字